

續修陝西省通志稿

第一百十四冊

卷二百十三至二百十四

續修陝西通志稿卷二百十三

文徵十三

論著一

秦置郡縣論

劉紹攷

鄭伯行成夷於九縣縣之名始於春秋之衰至秦則盡天下而郡縣耳班氏譏其廢封建而亡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意皆未揆後世之時與勢而熟籌之也蓋封建郡縣均有善不善焉多其國則勢分勢分則力小力小則易制且私其土子其民夫孰不盡心者非甚不肖斷不敢自暴其所有固不獨衆建同姓爲國藩輔已也此其善也而後屬疏遠互相攻擊甚或不貢不朝爭爲雄長周衰之弊較然可睹此其不善也郡縣則無慮是矣第官是土者率數歲而一遷或半歲而一易是方之風土人情卒難洞悉於旦夕迨

其知之甫欲有爲而差替之命已至以故視其地若郵舍馭其民若路人民亦見是官之不常止求貌承於一時誰肯服化於永久一旦王室衰微土崩瓦解畧無固結之心遂爲亡秦之續求如東周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而不可得此其不善也熟籌於善不善之間則唯仍郡縣之制師封建之意亦曰久於其任而已郡縣無不易之官若其不道固不妨朝拜而夕斥之苟得其人則必任以數十年之久縱褒庸策勳但崇其秩而不遷其地俾是邦之人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則與封建之世守者無異庶幾久道化成三代可幾何至勝廣一呼孺子繫頸哉然而官制不定苛法不除雖久任之猶未善也漢時法三章令尹而上太守刺史而已秦法如毛御史監郡天下因以多事宋元置觀察諸使而吏事日棼洪武初政毀元諸科並罷行臺布按二司而止皇子出守關中始取守

曰監國從曰撫軍之義而爲撫軍旋即罷除後逮隆萬兵戈不靖條例日增又益之以巡撫益之以總督更益之以經畧而明不支矣嗚呼多一官之費復多一簿書期會之煩牽制觀望之累況復畏非避法又何以課農桑而興禮教耶彼暴秦者徒欲廢其君以聽命於我徵發役使快己意耳烏足以語於此哉

周官荒政論

劉紹攷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後世講求愈密李惺言平糶漢唐多振貸宋置常平惠民諸倉朱子立社倉明有預備濟農等倉因時補救皆不外司徒所掌然皆逐於末非務其本也夫平糶振貸出之上以濟於下而待濟者日有百餘巨萬朝廷之粟能日出百餘巨萬乎就令支日不能支月支月不能支數月食之日而委之月食之月而委之數月小民之流離輾轉如故也常平諸倉

續陝西通志卷之三十三
積貯之數必不敷待食之數其與平糶振貸之無濟等而尤有厲焉禾甫登場貧方欲食賤而官購之百千萬則價立昂矣夫積貯以爲民也民未蒙開倉之澤先受昂價之累比及開倉又不能徧是豐年則爭市之凶年又無以博濟之豐與凶亦奚賴耶唯社倉爲善要亦一時權宜之計終非爲國經久之圖舍本計而倚此爲策夫何異齊人之發棠梁王之移民移粟乎故曰末也本何如不於其荒於其先也尙書所載唐虞三代之治備以求荒政而不得當其時教養兼舉莫不快飽暖而服教化太和之氣上召天和風雨以調陽燠以時大有屢豐無所謂荒也語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蓋由戰國策士簧鼓人主造作斯言以資辯佞所謂九年之水附會九載績用弗成之語也獨不思運際中天澤洞爲災非至堯而始有漢唐以來共安禹績無慮懷襄而已自招之顧

可假洪水以自解免乎七年之旱則六經史記皆無其文其爲鄙
儒小拘之誕妄尤不辨而明即小有不登而三十年之通固可恃
以無慮故不言荒者無荒也漢唐之主果能行孟子策梁諸政又
何三代之不復荒政之可言哉而行之亦有其道孟子所言不越
井田學校而秦廢阡陌以來民各置產勢難遽復是當師其意不
當泥其迹也師其意者何王政惠民不過損上益下耳古者什一
而賦漢初十五稅一至文景而充溢露積人給家足武帝增七科
之謫水旱頻仍迄乎宋元權貨之法取盡錙銖財殫民困愁苦之
氣致召沴戾荒政之講求愈密而閭閻之饑餒如故殆猶未病而
剝之使病既病而始思所以調劑之庸有濟乎故與其既荒而多
與之不如未荒而少取之今觀列史食貨所載每歲成賦供公家
之用而有餘外此之數果能悉蠲以予民民有不躋於豐亨豫大

之休以比美唐虞三代者吾不信也若夫周官十二政乃小有不登酌盈劑虛之一端耳夫固有本計焉豈若漢唐之置本計不問第出於移民移粟之類哉雖然一視夫倉廩實府庫充而上慢殘下者則猶此善於彼矣

唐府兵論

劉紹攷

論者皆善府兵之制而未究其弊也夫有事徵之刺史無事散處田間三時力農獨以一時講武則其甲冑鋒鏑之利戰守刺擊之方不若召募之專且精府之數六百二十四各置折衝都尉又有左右果毅都尉長史而下更不一人人多則遷轉不易因之沉滯淪落人或恥而不爲不若召募之自思用命且丁年往役皓首窮歸甚或一出不反讀兵車諸什深致慨於征戍則又不若召募者養之在平時一旦置之死地而無尤也然則召募遂無弊乎夫以

四方之衆忽然而聚之勢衆則易驕驕則逐帥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天子之命幸不出此而總其衆於帥則帥強帥強則叛上父死而子代負恃而相軋朝廷莫能討而累世席其勢是皆召募之害而府兵之所無也而羣衆而馭之以法則驕志不萌帥強而獨攬其權則跋扈無虞唯是百千萬億之衆束手待食爲可慮耳且夫王政首在薄歛三代以上十一而已足者以無召募之衆爲之累也召募行而竭小民之勤動爲一歲之輸將朝廷不及用官祿不及支止令若輩安坐而享之名曰衛民適以耗民雖有愛民之主欲爲輕賦之舉而不可得此議者之所以善府兵也然亦有宜不宜焉則在於因地而已今夫邊疆海隅敵人之所窺伺爲關禦暴王公之所設險非屯聚而訓練之事起倉猝安能一時勦絕乎則府兵不可用而召募可用也若夫都邑市井刺史縣令

之所治四民室家之所聚非有敵國外患猝起不時不過宵小之輩偶肆攘竊但得嗇夫游徼扞禦之而有餘則召募無所用而府兵爲可行也如是而召募之兵自少矣召募待食者也農民生物以食之者也待食少則生物必多減一食之之數增一生之之數而有不物阜民安者乎況古者納穗納結納粟米唐宋易之以銀總結粟米農夫之所有也銀者商賈之所有農夫之所無也舍其所有責其所無如之何勿病而何幸一減其數不啻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旣以奮武衛又以紓民力固非獨論兵者之所取資凡欲行養民之政以富斯民者亦豈能舍是而他求也哉

與繼原論諸戎書

劉紹攷

吾弟讀左氏以驪戎即今臨潼驪山大荔戎在今同州

雍正十三年同州

爲府置大荔縣

白狄赤狄在今延綏之間竊疑西周畿甸戎胡偪處論者

不察乃謂三代幅幘不闊秦僻西戎司馬錯開蜀吳楚以南皆爲蠻夷中國所有如春秋記載朝聘會盟不過齊魯宋衛鄭晉諸國耳此大不然堯典四宅東曰嵎夷即今朝鮮漢置樂浪郡西不言地者山川不紀於職方統稱之以見境域之遠故九峯蔡氏以爲西極之地徐廣謂西者今天水之西縣與尙書說不同况西南曰縣漢屬隴西郡秦始置自非和仲之宅蔡說爲是南曰

南交即今安南漢置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北曰朔方蔡氏謂北荒之地逾幽州即今順天府而遙祖義朱氏謂朔方即幽州尙書說云朔

稱朔方以爲大界徵之禹貢適相符契則六合之外嶺海之陬皆歸版圖

豈止世儒所云及周之衰犬戎殺幽王取焦穫即今三縣居涇渭之

間秦襄公救周伐戎其時力微不能遠逐至岐而止晉文公伐逐

戎翟穰居河西由是戎之種類散處華夏而驪山同州延綏之間

皆得族居與今之回回固無以異不然而洛邑天地之中胡來陸

渾之居知陸渾之雜處東周畿內則知諸戎之雜處西周畿內矣

秦之擯於戎者非子始封邑於天水在今秦州平王東遷棄西周之

地秦始據而有之溯其出世實介諸戎吳屬揚州史何以稱秦伯

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楚屬荊州詩何以稱荆舒是懲蓋二

邦禹跡所揜本屬近地商紂無道蠻夷猾夏不與華同其後秦伯

遜國而逃德能服之故從而歸之千餘家文王化行南國故能舉

衡湘之地授封熊繹觀索隱謂蠻者閩也南夷之名僻介東海何

以近在吳楚謂非紂無道而猾夏之明驗乎蜀號蠶叢武王伐紂

固與微盧彭濮同誓牧野而沱潛既道沱水歸江蔡蒙旅平在今名山縣

夫豈聖化所不及然則秦蜀吳楚唐虞以來均屬五服夏殷之衰

政教不行及周反商政咸列藩封而左氏所載朝聘會盟又奚在

齊魯宋衛鄭晉諸國已哉蓋古帝王之治天下以德不以力而天

下歸心亦在德不在勢周之盛時治教大行越裳西旅重譯來朝
况四海之內乎迨文武之化衰則負固之形成封疆之界阻昌黎
云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江漢之間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誠哉是
言何世儒之誦其言不究其義乎即以史記考之西北匈奴即今西北

域西南夜郎

即今雲南

東南兩越

即今閩廣

東北朝鮮

即今高麗

天下大勢盡於

是矣而匈奴先祖夏后苗裔夜郎在巴蜀以外莊蹻以兵威定之
南越東越句踐所遺朝鮮箕子之封後隸全燕何一非中國之有
儒者見聞不廣妄疑三代幅幘不闊遂使聖王以德服人之義泯
沒不彰不可不深辯也况傳稱武王伐商不期而會者千八百國
若秦蜀吳楚閩越皆不得與於中國則齊魯宋衛鄭晉之郊爲地
幾何堪此區分尤義之最不可通者也吾弟好學深思其以吾言
準之於古信乎否耶幸有以示我

武功漆水源流利害考

孫景烈

關中漆水有二與漆水合者沮也沮亦有二皆在渭北而一在涇東一在涇西絕不相及詩書所載可考而知也小雅吉日次章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集傳云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按此即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之漆沮也寰宇記謂漆水自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地志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又謂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謂沮水至華原縣合漆水至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此漆水之在涇東者於武功之漆無涉也武功之漆其大雅綿之首章所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之漆乎集傳云沮漆在豳地地志謂漆水出扶風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

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灋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然禹貢之漆亦有辨今按武功漆水源出舊普潤縣西青青山下青青山者漆山之俗名也山下即漆溪其水逕麟遊合岐杜諸水下好時至黃家堡入武功縣界至縣城東北合漠谷水又南五里合漳水又南十五里入渭在灋水西百五十里與程氏之說合而與禹貢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灋水攸同之文義亦合蓋涇屬渭汭與所謂東會於涇者異而漆沮既從與所謂東過漆沮者亦異矣況又有足證其異者闕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按此本指綿之首章沮漆言唐孔氏穎達引爲漆沮既從正義而於東過漆沮正義則云是漆沮在涇水之東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

別也既知其別矣而獨引爲漆沮既從正義豈非禹貢兩言漆沮亦如詩之兩言漆沮一指涇東者言一指涇西者言乎俟正之知者涇野呂氏復對山康氏書謂關中有兩漆沮是已而又以邠北之漆自邠北東流從渭於涇水之下水經亦有此說故朝邑王仲復氏謂漆自是扶風漆溪之水經永壽縣界至耀州南合沮水東南流至交口入渭夫涇水之源最居雍之北境如呂氏王氏說是幽岐之漆越涇而東不由武功入渭也孰徵信之至沮之在邠地者既不知其所出且合於漆則武功但有漆水無沮水明甚即以漆爲漆沮亦可也而對山武功志以縣東北來之漠谷水疑爲沮水誤矣漠谷金史作莫谷源出永壽麻亭嶺逕乾州西南夾道中三十里至董晁村入縣界唐德宗之如奉天也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險狹恐爲賊所邀

此漠谷之見於史鑑者尙何疑歟漳水源出岐山韋谷自扶風來入縣境遶西南而東約二十里遂合於漆武功三水流低而岸高不能開渠灌田偶有引爲桔槔之利者夏秋值猛雨水漲時淹及近水田苗園蔬是其常事惟雍正四年丙午七月間漆與漠谷二水俱大漲偶有傷及近水人畜者迄今四十九年矣前後乎此者未有也若夫水有偏注則岸有衝崩西衝東坍利害固自循環然亦或有變爲石田而夏稅秋糧未經豁免者且有坍地可耕而或爲豪強兼并者親民之吏宜留心焉

送張子德潤謁選序

孫景烈

余與及門講四子書每於性命之際必反覆諄諄而聽之者易倦也往主關中書院惟臨潼王君岱宗學求心得不迂余說繼而岱宗成進士除知晉之五寨能與五寨民相安於性命而稱治有稼

書陸公之循聲焉後數年吾邑張子德潤抱政事才而學期深造不安小成又一岱宗也張子以乾隆辛巳進士瀕選丁外艱服闋將入都矣顧數詣余質所疑於四子書者久之聞余偶談性命如岱宗在關中書院時張子嘗曰易云成之者性性統理氣矣而伊川謂性即理舍氣可乎余曰性者天所命天命理不命氣也張子又曰天不命氣何以有氣質之性余曰天命理而理墮氣質中不相離也性以理言亦可以氣質言要之理者性之所主氣者性之所兼故孟子言性獨主乎理則善而告子以兼之者主之則非此可見天不命氣而氣數亦謂之命者亦理不離氣之義也天命之理當知而氣數之命亦當知君子於此蓋有本末輕重之辨矣張子聞余言若有創獲者怡然而歸居無何張子北上有期余速而飲之酒張子即席請曰前聞先生性命之說約而要矣可舉之政